

□王敏

如果把许多战争题材影片的叙事重心概括为“英雄如何诞生”，申奥的《用武之地》更像一次反向追问：当生命的价值被简化为“500万美金”的冰冷标价，当求生被迫走向“以钱换命”的残酷交易，人在规则失序的道德真空中还能留下些什么？这部以真实事件为蓝本的影片，以近乎残忍的写实笔触超越之前上映的《孤注一掷》对金融诈骗的揭露，将镜头对准战争阴影下更原初、更致命的暴力核心即生存危机。它并非一曲英雄主义的赞歌，而是一幅在生存本能与人性尊严的撕扯中，描绘普通人如何于绝境里寻找微光的深刻画卷。

影片令人窒息的真实感，源于对境外人质事件链条毫发毕现的还原。导演申奥及其团队查阅大量幸存者记录，从关押山洞的阴森布局、极端组织高效的通讯手段，到人质间假装互不相识的自保策略，精准复刻了那条将人命物化的黑色产业链——绑架、勒索、强迫劳动、直播威慑，环环相扣。驻外记者马笑、志愿医生潘文佳、工程师苗峰、华侨商人周杰伟，这四个来自现代文明社会的个体，瞬间沦为暴力机器下待宰的羔羊。镜头语言也极富压迫感：沙漠的炙烤令人唇干口燥，地窖的闭塞感如巨石压胸，“子弹集市”里武器如蔬菜般叫卖的光怪陆离……这一切让“活着本身就是一场战斗”的命题变得无比沉重具体。

影片的卓越之处在于并未沉溺于对黑暗的渲染，而是细腻刻画了道德良知在废墟中的顽强复苏。志愿医生潘文佳宛如定海神针，在极端环境下坚守专业操守，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束刺破黑暗的理性之光。马笑从最初的利己算计，到背负重伤同伴逃亡，直至最终为营救陌生村民挺身而出，实现了从“自保”到“担当”的灵魂跃迁。这些角色的挣扎与成长，深刻揭示了人性并非固化的标签，而是在生存本能与道德抉择的反复拉扯中，一次次被重新定义的过程。

“战争持续下去，谁会是最终的赢家？是苍蝇。”这句贯穿全片的台词，是影片点睛之笔，构成了一个极具批判力的哲学隐喻。苍蝇，作为战争的终极“食利者”，因持续制造伤亡使其族群繁衍壮大。这一隐喻具有双重深意：其一，它尖锐揭示了战争的荒诞本质——人类为信仰、种族、利益相互屠戮，最终的赢家竟是这些卑微生物；其二，它指向了暴力自我复制的循环逻辑：极端组织的暴行、政府军的误伤、外部势力的干预，都在不断助长仇恨与混乱，使和平的希望愈发渺茫。

但《用武之地》并未陷入彻底的绝望。那棵在焦土中顽强生长的西红柿，被孩童用炮弹壳改制成的拐杖，子弹壳重铸成的风铃，正是对“苍蝇隐喻”的辩证回应，即播下希望的种子，于废墟中重铸生命尊严。

当杀戮的工具被转化为生存的器具，便意味着一种超越暴力逻辑的微弱希望正在萌发。影片结尾，马笑成功逃生，眼中却不见狂喜，唯有对这片土地上挣扎者的深切悲悯，再次升华了主题：真正的“用武之地”，不在战场的硝烟里，而在绝境中不放弃的坚韧里，在道德抉择时那一瞬的犹豫与善念里，在跨越种族与隔阂的微小善意里。

作为《孤注一掷》的升级之作，影片将视野从华人文化圈拓展至广袤而复杂的非洲大陆，不仅关切境外同胞的安危，更以深切的同理心呈现了战争对当地民众的摧残，铺展出一幅更为宏大、立体的人性图景。当片尾字幕“我们并非置身于和平的世界，而是有幸生活在和平的国家”浮现时，其现实意义得以深刻升华。

(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集团教师、电影学硕士)



绝境里的微光

在战火纷飞的绝境中，人性如何闪光？电影《用武之地》取材自境外幸存者人质的真实自救经历，讲述了一对中国夫妻在境外战乱地带被挟持作为人质，挣扎自救逃生的故事，展现了战争阴影下人性的挣扎与坚韧。

纪实技法赋能人性叙事

□孙丽君

电影《用武之地》延续申奥导演深耕现实主义创作优势，通过查阅幸存者资料，在海外实地取景，将镜头对准战乱腹地，以普通人105天的绝境逃亡为主线，用近乎残酷的纪实质感撕开战乱的面纱，也让观众在紧张的求生叙事与真实场景的冲击下，读懂绝境之中生命存续的不易与坚韧。

《用武之地》以个体生存为核心，以肖央饰演的记者马笑为核心视角串联起沙漠辨向、伪装避敌、与极端分子周旋等情节。这种以“生存本能”为核心的叙事，让影片跳出了部分类型片的套路化表达。在情节设计上，苗峰的死亡可以说是剧情的首个震撼点，两人逃出村庄却踏入雷区，苗峰重伤身亡，马笑为救同伴折返求助，却落入更危险的境地。这一情节既推动了剧情转折，也凸显了战争环境下求生之难。同时，影片在情节设计上融入大量源于真实经历的细节，如在沙漠中辨别方向的技巧等，这些具象化的情节不仅让叙事更具真实感，也让求生这一核心命题摆脱了抽象化的表达，

成为可被感知的艺术载体。

在视听语言的呈现上，影片以人质视角构建叙事，让观众深度代入战乱场景，影片中大量运用手持摄影，在拍摄沙漠逃亡戏份时，通过镜头的晃动与跟拍体现了人物内心的慌乱，让观众沉浸式体验主角的恐惧。在战争残酷性的表达上，影片采取了直白与含蓄并存的方式。在战争场景中，爆炸声呈现出清晰的层次感，通过远处的轰鸣与近处的爆炸还原战争现场的混乱与残酷。主角在战后废墟中独行的片段，风吹过断壁残垣的呜咽声，脚踩在碎石上的咯吱声，凸显了环境的荒凉与人物内心的迷茫挣扎。

影片在情绪传递上始终保持克制，在影片中，我们看到了普通人在面临灾难时的所想所为，他们希望脱离险境，以及时刻彼此牵挂的亲情、爱情，还有同胞间血脉相连的情感。这种对普通人真实反应的尊重与呈现，让影片的反战主题不再是空洞的口号，而是通过生命体验转化为观众内心的情感共鸣。

(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)



艺苑论剑

□薛芳佳

《用武之地》以海外华人深陷战乱后的自救行动为切入点，勾勒出绝境中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和闪耀的人性微光。影片不仅营造出极具沉浸感的视听氛围，更将商业类型片的硬核质感拉满。但当视觉奇观褪去，影片叙事的逻辑漏洞、人物的扁平空洞便一览无遗。

影片剧本的粗糙导致情节多处脱离现实逻辑，难以深究，让观众频频出戏。比如，影片中用地雷壳种植西红柿，虽不乏细腻温情，但西红柿的成长期远大于影片中那段情节设置的时间，这违背常识的设计不免使其沦为刻意煽情的符号，消解了真实感。此外，影片中服务于剧情推进的诸多巧合，以及屡试不爽的最后一分钟营救片段，尽显叙事的贫乏与套路化。例如，浑身浸透汽油的潘文佳何以在战火废墟中未被烧伤？主角团身陷绝境时，拉蒂夫突然闪现救援；众人命悬一线之际，直升机突然降落……这些逻辑漏洞与套路化的叙事，深刻折射出剧本在严谨性与独特性上的双重缺失。

影片中多数角色大都被简化为服务剧情的功能性符号，缺乏内心情感的描摹和完整自洽的成长弧光。例如，马笑承担了自救行动中的“英雄”角色，其成长轨迹并不清晰。先是对拉蒂夫一家大发雷霆，随后又不顾村外逮捕外国人的风险执意行动，直接给村民带来危机。而后续行动也多靠萨利姆、老周等同伴助力才得以脱险，如此厚重的主角光环，难免引发诟病。此外，潘文佳的形象被“医者”身份标签化，仅承担着刺激马笑情绪、推进剧情发展的功能，对其思想与情感脉络的刻画近乎空白。老周的角色设定亦呈现出明显的断裂感，暴露出人物塑造层面的严重缺陷。例如，马笑多次与恐怖分子产生争执，均依赖老周去周旋化解。但影片对其生命经历与内心世界刻画极少，使角色流于单薄。相反，尽管配角苗工早早下线，但其退场戏份却极具人性张力。生死之际，他既本能地渴望马笑施以援手，又理性地劝阻对方不要涉险。在断腿的剧痛与求生欲望的撕扯中，内心的挣扎与矛盾被刻画得淋漓尽致。

相较于同为申奥导演作品的《孤注一掷》，《用武之地》的拍摄时间更早，是申奥导演创作探索期的一部商业类型片。抛开剧本的不足，影片具有沉浸式的紧张观感，仍不失为一部可圈可点的作品。

(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)

视觉奇观难掩叙事硬伤